

乐山街巷史话

土桥街

徐敏文图

一条土桥街，因为大十字路口而分为上下两部分，往南到小十字，往北止于高北门。在官方编纂的府、县两志中，高北门一直叫迎恩门，但民间始终口口相传叫它高北门。上土桥街就是大十字到高北门的这一段。



土桥街大十字路口，左侧往鼓楼街，右侧去学道街

当年的土桥街止步于高北门

站在今天高北门的位置，往北瞭望，一眼看不到尽头。而我在6岁看见它的时候，还是横亘的城墙，土桥街就止步于城墙前，出城需绕道而行。土桥街正对的不是街道，而是高高的石阶，沿石阶攀登，可以一直走到城墙上去，俯瞰今天的嘉定南路，那会儿叫紫云街。这高高的台阶，我是上去过的。

大概在1958年吧，高北门被拆除，但同时也非常理智地保留了两侧的城墙。我小时候和我哥去抬水，走油榨街下河，右手边的城墙依然高峻雄伟。左手边靠黄家山方向也是壁立的城垣，直到过街楼街口，才有一家糖果店。这片地带从此变得开阔，又地处要冲，所以当时乐山城里的三家演出单位：电影院、京剧团、川剧团，都在高北门左侧的墙上，悬挂自己的放映或演出牌，每天三牌并立，成为一道景观。

雨伞社和制鼓社的工作场景让人难忘

我在高北门附近的土桥街生活了6年。和下土桥街相比，上土桥街的店铺不是那么密集，临街有许多住家户。政府机构有中级人民法院、粮食公司、保险公司、供销社、二轻局、新华书店、工商联等。雨伞社是这条街最大的制造业，制鼓社次之。其余百货店、五金店、文化用品店、日杂店、牙科诊所等，规模都小，基本都是个体经营。最大的饮食服务业是乐山餐厅，当时乐山城里敢称餐厅的，就它和玉东餐厅两家。三八面店是后来成立的，从店名看意在彰显男女平等。

在土桥街我家先后搬过两次家，开初住雨伞社旁边。这是一家专做油布伞的厂子，将布浸泡在桐油中，晾干后蒙在楠竹伞架上，结实耐用，与油纸伞不同类型，但与古代“劈竹为条，蒙以兽皮，收拢如棍，张开如盖”异曲同工。这制伞不用电动机械，基本手工操作，所以虽然临街而无噪声。又因为操作间完全敞开，制伞工人可以一边劳作一边观赏街上的风景。这种情形如果今天还在，不知多少人会举着手机或相机，拍摄它的制伞工艺。然而这雨伞社早就垮了。

和油布伞一同衰落的还有制鼓社。原作坊在高北门城墙下，其位置处于土桥街东侧第一家。鼓的制作过程也很有看头，先用木片镶成各种圆桶状，将提前收来的牛皮切割水烫，刮去表面皮毛，贴墙上晾干，做成鼓皮，再两面蒙在鼓桶口上，置于特制的绷鼓架上拉紧，由两名壮汉手持木头大锤，相对撞击各自一方的木楔。根据松紧状态，掌控好力度，调试出最佳鼓音，最终将鼓皮在鼓桶边沿用钉子固定下来。两名壮汉撞击木楔的场面，充满古风，非常好看。

1957年，土桥街上的新华书店，出售过连环画《三国演义》，有人出版一本买一本，一直买到第60本《三国归晋》。这套57版的三国演义，几十年后成了难得一睹的稀世珍品。

曾经的街道相当于儿童游乐场

1958年前，整条上土桥街算得上清静。小孩子可以在街上踢石子儿，用粉笔画好长方形的格子，单脚跳跃，将盛满沙子的百雀羚盒子，一格一格地来回踢。当时的街上，没有小车，连货车也很稀少，有些儿童游戏，像扯响簧、转陀螺、滚铁环，都在街上进行。一年四季，春天有燕子飞来，在檐下做窝，秋天的黄昏，天空有大雁南飞，一群孩子就仰首而歌：“簌簌簌圆圆，辣子辣子扯长，一会儿排成一字形，一会儿排成人字形。”头上的大雁，果真就配合着地面的歌唱，不断变换队形。晚上或是满天星斗，或是月朗星稀，看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。

不久“除四害”来了，一座城市便都沸腾起来。街道上、城墙上、大树上、房顶上，都站满了人，手持长竿，竿上缠一布条，对着天空摇旗呐喊。麻雀们被城里乡下同时驱赶，遭遇大难，无处落脚，只能精疲力竭坠落身亡。所有人都突然有了事情，纷纷忙碌起来。

三年后形势渐渐好转。逢年过节，又开始有了热闹气象。许多小孩穿着新衣服，包裹揣着几分或几角的压岁钱，聚在高北门右侧的城墙下，那儿有一处登城的石阶，借助它可以调整高度，方便玩一种“划甘蔗”的游戏。长长的白甘蔗，拇指粗细，剥去叶子，用刀将它点稳，然后划出一个漂亮的圆弧，一劈而下。参赛的几个人按顺序轮流挥刀，最终比较各自劈下的甘蔗皮的长短，由最短者买单。

更多的是平常日子，从这条街走过，你会看到别处没有的风景。粮食公司旁边，有户临街人家，并非店铺，通常就开一扇小门，却拿了许多炭精画挂在门前。其中一幅齐白石1955年拍摄的美髯肖像，用炭精临摹，勾勒细腻，惟妙惟肖。我每次走过，都会驻足而望，却不知画者姓甚名谁。当时尚未出名的乐山画家盛志忠，在王浩儿修码头，会拿了自己的速写登门请教。

这条街还有一些与众不同处，冬天来了，乐山餐厅会熬制十全大补汤，一角钱一碗，热气腾腾，半条街都弥漫着当归黄芪的香气。相邻的法院，时不时就在磨砂的水泥墙上，张贴出一张布告，用醒目的红笔画出一个大大的红“V”。



土桥街牌